万里三打开河镇

□刘大军

重镇开河位于济宁、汶上、巨野、嘉祥之间,是大运河水运闸口和军事要地,明清两朝均派重兵把守。抗战后期,侵华日军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,圈地十亩修建据点,四座砖石结构的炮楼居高临下,十几米宽灌满水的壕沟环绕周围,工事坚固,射界开阔,易守难攻。伪区长潘慎三、大队长刘洪周、保甲自卫队队长侯宪明率领汉奸武装400余人在此据守。

1945年3月,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八军分区所属部队奉命对南旺县(建国后该县建制撤销)重镇开河进行攻击。一天,奉万里命令,汶上县大队大队长杜广居率领十余人的小分队提前出发,对开河据点进行侦察。侦察结束时天已经亮了,为了防止敌人发现,小分队进入洛庄桥边的破庙隐蔽。上午9点左右,哨兵报告有十几名骑自行车的伪军向这边来了,杜大队长立即命令做好战斗准备。伪军刚进庙门还没来得及支起自行车,小分队一拥而上将他们全部俘获。经过教育,被俘的伪军供述了开河据点布防情况,中队长潘恒忠还表示以后不再当汉奸了。时任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八军分区政治委员的万里指示,为了宣传我军俘虏政策,动摇敌人军心,将潘恒忠等人全部释放。两天后,我军开始攻击开河据点,由于汶上和济宁敌人迅速出动援兵,我军主动撤出战斗。

5月,第八军分区第二次部署攻击开河据点,目的是调动敌人,围点打援。为了"捉舌头"获取敌情,杜大队长率领小分队在邱池村附近汶上至开河的公路上设下埋伏。将近中午的时候,十几名骑自行车的伪军进入伏击圈,杜大队长抬手向空中连开数枪,前面的伪军吓得连人带车翻倒在地,后面的刹车不及,接二连三摔在一起,全都当了俘虏。随后,我汶上县大队对开河据点展开围攻,主要以军事伴攻配合政治宣传迫使敌人投降。三天后,我军战斗目的达到,奉命撤围。

7月,第八军分区集中基干五团和汶上、东平、张秋三个县大队,对开河进行第三次攻击。万里要求担任主攻的基干五团团长吴忠加强政治攻势,争取不战而屈人之兵。17日凌晨,我军两个连发动偷袭,攻入据点后遭敌四座炮楼交叉火力严重杀伤。清晨,东平县大队一位姓阎的排长匍匐到据点围墙外200米处,刚一抬头就被敌狙击手击中牺牲。傍晚,我军一名战士利用地形越过壕沟爬上墙头,还没来得及打开手榴弹盖,就被伪军用刺刀捅下围墙。

万里亲自来到前沿指挥所对吴忠说,据点里铁杆汉奸和土匪不少,不见棺材不掉泪,把咱们的大炮调过来轰几下,从精神上把他们打垮。据点里有很多伪军是开河当地人,动员他们的家属到据点外面喊话劝他们缴械投降。

万里所说的大炮是我军在1941年1月7日潘溪渡战斗中从日军手中缴获的九二式步兵炮(现存于中国军事博物馆),很多次我军攻坚受阻时,只要这门炮往上一拉,不用开炮,敌军就吓得赶紧缴械投降。由于炮弹少得可怜只有5发,使用大炮必须经军分区首长批准。

下午4点,我军指挥员下令开炮,三发炮弹准确命中东南角炮楼,几十名伪军连同碎砖烂石一起飞上天。我军政工人员趁热打铁喊话:再不投降,我们又要开炮了。伪军家属在据点外面连哭带叫:大炮可不长眼,赶紧投降吧。伪军中队长潘恒忠找到潘慎三说八路军不杀俘虏,还是投降吧。潘慎三不放心,叫潘恒忠和八路军谈判。潘恒忠爬上围墙喊:千万别再开炮了,只要不杀我们,我们马上投降。我军政工人员答道:要杀你们早开炮了,还用这么啰嗦。很快,吊桥落下,伪军官兵成群结队走出据点缴械投降。

万里亲自对投降的伪军宣讲政策:我们八路军说话算话,缴枪不杀,优待俘虏。愿意跟我们干的我们欢迎;愿意回家的我们发给路费。潘慎三、潘恒忠等伪军头目领了路费,奋拉着脑袋正要上路,万里大声叫住他们:别慌着走,我这里有诗一首,算是给你们送行:"潘氏小子逞刚强,死守钉子(敌军据点的别称)不自量。三炮打得守不住,乖乖举手来投降。"

此战除刘洪周和侯宪明少数头目逃脱外,共歼敌400多人,缴获大批武器弹药,南旺县全境获得解放,为运西军民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
【史海钩沉】

抗战胜利后急缺师资 数发电报邀来好友

宋君复电请罗念生加盟山大

□张洪刚

罗念生是我国著名的学者、教授,是享有世界声誉的古希腊文学翻译家。1948年4月至8月,他应好友宋君复介绍,执教国立山东大学外国语文学系,在山大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印记。

罗念生(1904—1990),四川威远人。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。后赴美国留学,1934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。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,他只身绕道香港到达成都,经杨振声介绍到了四川大学外文系任教,教英文。

宋君复(1897-1977),中国近代体育史上的著名体育教育家,浙江绍兴人。1916年,以优异成绩考取公费留学美国,毕业后,因感我国体育之幼稚,又进入美国麻省春田学院专攻体育。回国后,执教于蕙兰中学,从1926年起,历任沪江大学、沈阳东北大学、山东大学、北京体育学院体育系主任、教授。

作为我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先驱,宋君复曾两次执教国立山东大学。第一次是1932年至1937年,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,东北大学迁址后,宋君复来到青岛,出任国立山东大学体育系主任,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,宋君复离开山东;第二次是1946年至1949年,宋君复再次出任山东大学体育系主任。在山东大学执教期间,分别于1932年、1936年和1948年征战第十届、十一届和第十四届奥运会,成为旧中国唯一一个参加过三次奥运会的人。现在中国海洋大学(原国立山东大学校址)的鱼山校区运动场外伫立着的石碑"一九三六年第十一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运动员训练场旧址"即为对其的纪念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,11月国立山东大学由青岛迁往安徽安庆,不久再迁至四川万县。1938年春山大在万县复课,不久教育部下令"暂行停办"。 1938年,宋君复受聘国立四川大学任体育组主任、教授,主持体育工作达8年之久。正是在四川大学,罗念生结识了宋君复。在抗日战争中,罗念生、宋君复随四川大学辗转于峨眉、成都等地,任教期间,二人多有来往,友谊渐深。

罗念生

抗日战争胜利后,国立山东大学于1946年1月复校,国民党政府复令赵太侔为校长。当时各大学都在恢复时期,优秀人才成为争夺对象。赵太侔接手山大校长之后,立即向曾经在山大任教的教师发出复聘邀请,希望他们尽快返校。1946年暑假后,宋君复一家三口坐船由上海到青岛,再次执教山大,任体育卫生组主任。

外文系原聘郑成坤教授为系主任,半年后,因赴美国夏威夷大学讲学,系主任由许桂英教授代理。1947年外文系教授只有许桂英1人,另有副教授4人,讲师5人。外文系急需引进知名学者,建立高水平的师资力量来提高教学质量。1948年2月,在一次校务会上,宋君复向赵太侔举荐了罗念生。

当时罗念生已在湖南长沙大学任外文系教授。1948年春,山大开学之际,宋君复经过多方联络,终于联系上了罗念生,并寄去了国立山东大学的聘书。聘书原文如下:兹聘罗念生先生为本大学文学院外国语文学系教授,月薪600元,聘期,(民国)三十七年二月一日起至本年七月三十一日。

罗念生经过考虑决定到山大任教。宋君复即发电报邀其加盟山大,电文如下:"湖南长沙大学罗念生兄,盼速来青,何时起程,请电告。弟,君复。三月二十日(1948年)"。

罗念生接电报后,因怕祸及战事,复电询问青岛安否。宋君复呈电文报赵太侔审阅。赵太侔审阅后,速让宋君复回电:"罗念生青市甚安速来。宋君复。"

1948年4月,时年44岁的罗念生举家经上海到青岛山东大学外文系任教授,随他同来的还有妻子马宛颐和两个儿子锦鳞、锦波,住在青岛合江路第二教授公舍一号。

罗念生到山大后,学校已开学,他立即投入到了紧张的教学中去。罗念生讲授英文和英国文学史课程。他国学深厚,中外对比,再加上他风度儒雅,讲课引人入胜,深得学生欢迎。 赵太侔惜才爱才,曾多次邀请罗念生代系主任,并于聘期期满前拟好了聘书。只可惜罗念生未允。

为什么罗念生没有续聘山大呢?罗念生曾回忆说:"在山大时,曾替宋君复在伪海军学校代教英文约两个月,并且看过招生试卷,对考生进行口试。当时革命运动正高涨,我意识到这是一件危害革命的事,但因为在青岛别无兼课机会,为生活而不择手段,现在回想起来很后悔。青岛当时已成孤岛,我害怕该地解放时发生战斗,于是年8月由赵诏熊介绍到清华大学任外语系教授"。

罗念生离开山大后历任于清华大学外语系、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。毕生从事希腊文学研究,硕果累累,译著和论文共计1000多万字。

【民间记忆】

夏夜听书

□纪慎言

上世纪五十年代初,村里谁家如果有个手电筒,都可以成为儿子"说媳妇"时向女方亮的"主牌"。那时候农村人一年到头的夜生活,除了睡觉,就是偶尔在夏天的夜里听民间说书人说书了。

在我儿时的记忆里,说书人一般都是两人搭伙,一个人说唱,另一个伴奏,而负责伴奏的这个人多数是盲人。说书人以男人居多,偶有女人,其搭档多是夫妻。说书人大多如算卦先生一样,在各村自由游荡;遇有村干部喜欢或者热心人撺掇,就在这个村里住下来说几个晚上。那时候现钱不多,一般都是给说书人粮食或什么物品作为酬劳。有时候是村里出资大家白听,有时候是有人出头到各家各户去收钱。总之,难得的娱乐机会,谁家也不会刻意悭吝。

我们那个地方说书人唱的多是"西河大鼓",常演的节目有《狄公案》、《七侠五义》、《呼家将》等。书场就设在村小学的院子里,靠墙跟放一张条桌,桌上一头放一盏马灯或罩子灯,另一头放说书人用的扁鼓,说书人右手持一根筷子样长短的鼓槌,左手持一副梨花板,旁边伴奏的盲人抱一把大三弦听喝。只要听鼓声一响,这书就开场了。

说书人开场一般都要说个小段,就像唱戏的开头都演个帽戏一样;插科打诨为了静场引人。段子末了多是说书的逗弹弦子的,嘴上占点便宜。大伙一乐,然后书归正传。

过去唱戏的有四大名旦、四小名旦和四大须生,说书的那时候好像也有名家。我记得在我们那一块比较有名气的一个说书人叫"金丝蛤蟆",现在知道这是艺名,既不是蛤蟆,更不是带金丝的蛤蟆。记得当时在我们村靠街的白石灰墙上还贴过"报子",上面写着:金丝蛤蟆西河大鼓全部《呼家将》。

"金丝蛤蟆"的嗓音有点像后来说评书的单田芳,按老百姓的话说就是"堂音",说唱起来还真有点蛤蟆叫的味道。听他说书记得最清楚的是一段是"呼延庆打擂力劈区子英"。听完了他的书,最让人们津津乐道的就是他说的那个两手拿锤说话"哼哈"的小矬子胡延平;最让小孩们热衷学说的,是他说的一帮坏蛋被打败了逃跑时的那些招呼声:"呵哦,兄弟爷们儿,三叔二大爷,丈母娘小姨子儿,张三李四儿,王麻子五辈儿,嘣刺儿裂纹儿,干棒儿别棍儿,芝麻秆儿棒子粒儿,烟袋杆儿不透气儿,不好啦,快跑呀,跑得慢了头没啦……"

夏夜听书,最热心的听众就是那些毛蛋孩子们。往往是晚上饭顾不得吃,或者一个手里抓块窝头夹块胡萝卜咸菜,一个手提着个板凳子就跑到学校院子里占地方;有的找几块砖头排一圈,连他爹娘的地方也圈上。等到散场的时候你再看,除了少数孩子提前被家长拽着回家,惦记着明天早晨还得赶早起来拔草拾柴火的以外,许多赤身裸体的孩子都老老实实地趴倒在地上呼呼大睡了!

这就是那个时候乡村的娱乐场景。

人文齐鲁投稿邮箱:
qlwbxujing@sina.com